

“肚子痛，就按住肚脐下面一点，你看，就这样。”四旺蹲在村口的杉树林里，教我用蹲坑的姿势治疗肚子痛。

村子很小，十几户人家，百来口人。村口这片杉树林不过两三亩，但在我们眼里，它就是森林了。放学回家，我们常钻到杉树林里玩。杉树针叶，都是刺，不好玩。不过，它的花是一嘟噜的，像在水里泡胀的麦穗。摇一摇，就有淡黄的花粉散开来。果实的形状和颜色则像桑椹。——其实并不像，但一年当中，我们能吃到的水果不过是桃子、棠梨，和桑椹。桃子多是毛桃，又酸又涩；棠梨必得煨熟，生吃，涩得绑嘴。只有桑椹，即使没熟，也不涩嘴，熟了，又酸又甜。没有比桑椹更好的水果。我多么希望杉树的这些球果就是大个儿的桑椹。

“莫乱想，这个不能吃。”四旺生怕我张嘴咬碎了那些球果。

我们在杉树林里用吸铁石找铁砂子，有时还能吸上来半根生锈的铁钉，一节小螺丝。放学路上我们总唱《路边有颗螺丝帽》，但从未找到螺丝帽。村子离工厂很远，从来没有见过工人叔叔，只见过抡大锤的铁匠，和小敲小打的锡匠。

铁匠抡大锤也不是了不起的活，打制的无非是斫刀、镰刀、菜刀，这些天天要用到的东西，必须刀刃好，铁匠的淬火功夫要求高。小孩子不懂，只盼着烧红烧软的刀放到水里滋滋溜一声，冒烟了，冒烟了，然后被铁匠的大锤驱赶走。

将来我做了铁匠，一定要对围观的孩子好一点，我们只是惊叹他的手艺，为什么要像讨厌苍蝇一样撵我们呢？没有一个人看，你个老铁匠自己玩火就很开心吗？

我长大后，没有机会学铁匠，也没学成什么可以当众表演的手艺，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那些和四旺辛苦搜集的铁砂粒和小螺丝，随着老房子的不断拆建，大概又回到地母的怀抱里去了。

我家五斗橱抽屉有一本书，是母亲用来收纳鞋样的。我偷偷拿出来，和四旺一起看。书里有很多张彩色照片，照片上的人，衣衫又红又绿，站得挺直，举起手来，时刻要去做什么大事的样子。他们脸色红润，面带微笑。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走路，这样微笑。图片下面还有文字介绍。四旺大声念道：“沙奶奶——沙家浜群众积极分子。呃，这个沙奶奶一看就是个好人，她怎么会是分子呢？”

我们只知道地主分子、坏分子，从未听说积极的人也是分子。两人看了半天，不敢确定沙奶奶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也不敢确定这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。我赶紧将它放回抽屉了。

开学时，老师发了语文书给我们。过几天，催大家缴回去。再过一天，又发下来，大家翻开一看，还是原来的书，只是好多地方用黑墨水画了粗杠杠。我们不知道原来上面写的是什么，又为什么要涂掉，问老师，老师厉声呵斥，不要问。

沙奶奶这本书，我再也不敢拿出来，我担心它万一是一本要被收缴的书，那就会给母亲带来很多麻烦。然而，沙奶奶笑得那么好看。然而，老师说，地主婆也会伪装。

四旺说，“你说话不要用那么多‘然而’，你一说‘然而’，我就头晕。”

中午放学回来，四旺说，我们拾稻穗吧。

## 四旺

冯渊



暮色 汤青 摄

我们平时拾稻穗都在放假的日子，跟在生产队割稻的大人后面，捡那些落在打稻机后面或者镰刀不小心没割断的稻穗。半天下来，不过一捧。有时盯了半天，大人硬是一根也不落下。每发现一根遗失的稻穗都是惊喜。

那天，我们走过队里的菜园，到旁边一个名叫樟树脚下的村子去拾稻。大中午的，人们都回家吃饭了，田里没人，割好的稻穗就放在田里。

“怎么捡啊？又没有人打稻。”

四旺不吱声，四下里一望，还是没人，他猫下腰，抱起一捆稻穗。见我呆站着，他说：“快点呀，抱起一捧来。”

“这不是偷吗？”

“莫乱讲。这里没人，不算偷。”

四旺是我最好的玩伴，他说的好像不对，我来不及多想，学着他，抱起一捧小一点的稻穗，往家里跑。

母亲惊奇地问，你上哪捡来这么多稻，还这么整齐？

樟树脚下田里没人，稻穗就堆在那里。

哪里抱来的，送回哪里去！从不对我高声的母亲厉声说。

四旺知道了，说，“你傻呀。你那一看就知道是偷来的。”他是在快到家时将稻子胡乱扔到地上，再一根一根捡起来的。

四旺确实比我机灵，算命先生说他手上有两个“箩”，“一箩穷，二箩富，三箩卖老布”，四旺将来能挣大钱。

我们给生产队放牛。温顺的牛懂得四脚屈曲，卧在地上，等我爬上它的背再起来。大部分牛站在那里，对小孩爱理不理。四旺教我，“你站在牛头前方，过来，对，就站在它面前。”又冲着牛大喊：“捺角！”高大魁伟的牛果然就谦卑地低下了头，将脖子伸得长长的，低伏着贴向地面。

“快，骑上去。”

我还没坐稳，四旺大声说：“送角！”

牛一昂头，将我“簸”到背上，我再掉过身子来，就稳稳坐住了。

四旺弟兄四个，他是老大，后面三个兄弟分别叫三旺、二旺、小旺。一般人家给孩子起名是大旺、二旺、三旺、四旺，从大到小命名，养几个算

几个。他的父母生下他，直接锁定他为四旺，难道想好了将来要生四个“旺”？我至今不能理解。

四旺胆大，淘气。爬树掏鸟窝，下河抓螃蟹，样样都行。我家就我一个男孩，大人生怕我长不大，看管得紧，许多好玩的事我就没学会。

那时生产队里有抽水机了。铁制的抽水机水管，直径有一尺多。进水管伸进水塘里，出水管架在稻田上。进水管口有时会装一个“莲蓬脑”，一个莲蓬状的铁栅，防备着水塘里的菱角菜、野菹菜、农药瓶什么的吸到水泵里。水泵靠叶轮转动吸水，那些叶轮就是飞旋的刀子。吸进去的异物，要么搅得稀烂，要么卡住叶轮，损毁水泵。有时塘面干净，图省事，就不装莲蓬脑。

抽水的人不是一直坐在水泵旁边的，他要扛着锹，清理水渠，要巡视水流经的稻田，看哪里需要挖开，哪里需要垒起。只有柴油机要加水，或者水塘水面过低影响到水泵吸水，才回到水泵边。他的耳朵，一面听水流声，一面听柴油机和水泵运转的轰隆声。

四旺不知何时偷偷溜进了水塘。

开抽水机的大巴叔听到声音不对的时候，四旺已经被吸到了进水管管口。事后，大巴叔惊魂不定，一遍又一遍说：“抽水机本来好好的，突然间，‘突突突’响。我还寻思，是没油了，还是吸进老鳖了？回头看柴油机还在转，那肯定是水泵出问题了。赶紧往回走，往下一看，水管口有一只手。老天呀，是一只手。”

四旺真是命大。他是两条腿倒着吸进水管的，生死攸关的一刹那，他又开两手，一只死死插在泥里，另一只伸出水面，将自己卡在吸水管上。也亏大巴叔耳朵灵醒，一听不对劲，赶紧关闭了柴油机。前后不过一两分钟，水迅速回落，将四旺冲回了水塘。

“你想想看，要不然的话……”大巴叔每次都以此句话结束。

后面的话，谁都不敢说出口来。我观察过水泵里的叶轮，亮闪闪的，刀片一样。那些刀片飞速旋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？后来，一看到叶轮，我就浑身发凉，心里发紧。

四旺胳膊上都是擦伤，手指头上“箩”都刮掉了一个，爹娘心疼得抹眼泪。

“要想长，削两头；要想宽，切两边。你猜这是什么？”四旺问我。

不都是越削越短、越切越窄吗？世上哪有你说的这种东西。

“你真笨。木匠用凿子打的孔嘛，你没见过？”

见是见过，我可没想到。四旺总是这么机灵。他说我笨，我一点也不生气。

四旺没考上学，学做木匠活。我在外上学、上班，多年未见四旺。妹妹出嫁，我想打一点嫁妆陪送，跟父亲说，让四旺打吧。

“他？”父亲就回了一个字，悬在半空。

“嗯？”我奇怪地看看父亲。

“他连榫卯都做不好。让他打张桌子，打把椅子，没有一条腿不是松的。最后都是用铁钉钉的。”

那时候，木匠的功夫都在榫卯上，好木匠打的桌子椅子，越用越紧，陈年的油灰会填满榫卯缝隙，让它们结合得更加牢实。用铁钉、用螺丝，是木匠的耻辱。匠人，无论裁缝、漆匠、瓦匠，手艺在身，大家是要尊为师傅的。四旺那么机灵的人，竟一直没混成师傅。

父亲说，四旺手艺不好，挣钱不多，日子过得颇有些艰难。娶了媳妇，要养活一家人，只得跟随附近村里的木匠到东北打工。东北的木工厂没有榫卯的讲究，他的工作主要是用电锯解开木材，再沉到特制的药水里浸泡，防虫防腐。他长年穿着塑胶靴裤，在充斥着木屑和药水的车间里，一天工作十多小时。

活计苦，报酬却高，他一个月工资能抵我一年。奇怪的是，村里人家都盖了两层小楼，他家还是灰扑扑的瓦房。

他存不住钱。

他喜欢过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江南女人，那是人家的媳妇。

他老婆是他亲表妹。1980年代，村子里这种“亲上做亲”的事很平常。他不喜欢表妹，但家里有四个儿子要娶老婆，“亲上做亲”能省下彩礼钱。

那个江南女人给了他许多安慰。他给了那个女人不少钱，她在老家盖起了房子。

他还喜欢赌博，每年回村过春节，吃完饭，碗一推，坐到牌桌前就下不来。每每输多赢少。辛苦挣来的钱，在快乐的呼叫声中水一样淌走了。他举着那年被水管刮掉一个“箩”的手，说：“万般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再来，再来。”

有一年春节，我在田埂上碰到他。我口袋里正好揣了一包雪茄，是我上班的城市烟厂生产的。我赶紧递给他一根。他接过抽上，“这烟不错，味道正，烟力大。下次给我带一条。你也抽呀。”

我告诉他，我不抽烟。

“你还跟小时候一样没用，烟都不会抽。”

